



嫁入豪门

慕容湮儿/著

有人嘲笑我，你所得的一切不过是出卖肉体换来的

我莞尔一笑

有人质问我，事到如今你的尊严还剩下多少

我默然以对

有人羡慕我，原来小三也有出头风光的一日

我黯然落泪

嫁入豪门，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可是最终，我得到的又是什么？



嫁入豪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嫁入豪门 / 慕容湮儿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229-02975-3

I. ①嫁…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645 号

嫁入豪门

JIARU HAOMEN

慕容湮儿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 梅
责任校对: 夏则斌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张 雪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439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2975-3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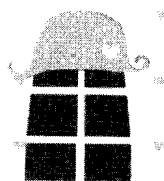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目录

CONTENTS



- 第 1 章 / 抉择,爱情与前程 \ 001
- 第 2 章 / 潜规则,金钱与地位 \ 005
- 第 3 章 / 解脱他,也解脱自己 \ 017
- 第 4 章 / 虚荣,裸照曝光 \ 030
- 第 5 章 / 游戏,我没得选择 \ 043
- 第 6 章 / 风雨中的感动 \ 056
- 第 7 章 / 羞 辱 \ 070
- 第 8 章 / 谎言,设计生活 \ 088
- 第 9 章 / 因为,我爱你 \ 102
- 第 10 章 / 真实的温暖,短暂的幸福 \ 116
- 第 11 章 / 痛,韩旭的秘密 \ 133
- 第 12 章 / 沉沦,做你的女人 \ 146
- 第 13 章 / 最后的缠绵,伤别离 \ 160
- 第 14 章 / 五年后,他国遇旧识 \ 183
- 第 15 章 / 再见,情愫涌动 \ 198



第 16 章 / 十年往事 \ 211

第 17 章 / 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 225

第 18 章 / 对不起,我爱你 \ 243

第 19 章 / 最真的情 \ 260

第 20 章 / 离 婚 \ 274

第 21 章 / 求 婚 \ 297

第 22 章 / 结 婚 \ 310

第 23 章 / 我的豪门生活 \ 325

第 24 章 / 镜花水月一场空 \ 339

尾 声 / 356



第Ⅱ章

抉择,爱情与前程

奥斯咖啡厅内悠扬的钢琴旋律缭绕不绝,浅浅的光晕笼罩在四周显得静谧而温馨,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双手紧紧捧着面前那一杯早已冷却的白开水,反复练习着昨夜想了一夜的话:“慕西,我妈妈欠了一大笔赌债,我希望能借我些钱,否则我妈会坐牢的……”

我心中挣扎了片刻,眉头一皱,摇摇头重新说:“慕西,家里出了点事急需一大笔钱,我希望能借我点钱,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重重地吐出口气,还是觉得这样说不太好,正想换一种说法,只见一个白色身影从身边走过,优雅地在我面前坐下:“等很久了吗?”

“没有。”我抬头,看着数日不见的他,不论何时他都是英俊而优雅地出现,一双深邃而悠远的黑色眼眸清澈而剔透。

“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事?”他也不拐弯抹角,直接插入主题。

我紧握着杯子的手又用了几分力:“慕西,其实我是……是……”我吞吞吐吐着,可实在难以启齿,最后还是放弃,“慕西,你不是也有话对我说吗?什么事?”

他淡淡地笑了笑,也不勉强我说下去:“几天前收到展锋的录取通知书了。”

我勉强扯出一笑,对于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一直相信他的能力,考上展锋于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我也收到了。”

他沉默了片刻:“但是,我不会去读。”

我一僵,望着他那精致到无可挑剔的五官,不语。

“我爸已经为我办好了出国手续,他要我到美国留学,那是个很好的选择,我并没有反对。”





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我的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一起考上展锋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吗?

“乔漫,你是了解我的,攸关自己前途的事我从来不会放弃。”他顿了顿,“去了展锋要是碰到好男人,不要等我。”

看他说话时那云淡风轻的表情,我苦涩地笑了。与他交往三年,他的性格一向如此,我早该习惯的,可为何到如今看见他那样事不关己的表情我还是会心痛呢?

他也许从来都不曾了解过我,对于他前途有好处的事我从来不会阻止,更何况是牵绊他的步伐,你可以云淡风轻地离开,可为何连一个让我等你的机会都不肯给?

我张了张口,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还是吞了回去,整日浑噩度日的爸爸,嗜赌如命的妈妈,现在因赌债已经快要家破人亡了,我又有什么资格对这个高官子弟的少爷来说“我会等你”?

“我明白了。”淡淡一笑,我举杯,将一杯白开水一口气灌下。

他的目光中微微闪烁着讶异,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是这样一个表情:“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说吧,有什么困难我尽量帮你。”

我笑着将空杯放回桌上:“现在没事了,祝你前程似锦。”

然后,起身,离去。

八月的太阳火辣辣的毒,我才出咖啡厅便觉一阵刺眼的光芒射来,我的眼睛很疼,很涩,很酸,强忍许久的泪水终于还是滚落了下来。

手机却在此时响起,我掏出一看屏幕,是妈妈的来电。

我立刻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接起,才说一个“喂”,只听妈妈那焦急的声音传来:“漫漫,怎么样了,慕西肯不肯帮我?”

听她提起慕西,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只能沉默着。

“说话啊,急死我了,他们又打电话来了,再不还钱就要放火烧了咱们家。慕西不是你男朋友吗?他爸爸可是个大官,家里不是很有钱吗,他不会不帮忙的……”

我打断她:“妈,你给我留点自尊好吗?”

“都走到这一步了,自尊能当饭吃?再不还钱我们家都要被烧了!”

我自嘲地笑着,泪水一滴一滴地滚落:“我和他分手了。”

“分手?”尖锐的声音猛然窜入耳中,硬硬生疼。

“你跟他三年,如今一句分手就完了?分手费没有那精神损失费他总该给的吧,他家钱多的是,还在乎这……”

我猛然挂了手机,随后关机,不愿再听那不堪入耳的话,快步离开。

盲目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像是丢了魂的木偶,脑海中飞速闪过的是与慕西过去的种种……

记得高一那年,慕西以本市第一的成绩进入了学校,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他坐在了我的后排,那时候几乎走到哪儿都能听见女生们在谈论他的名字——慕西。

他不仅长相出众,成绩优异,更是市里大官的儿子,样子冷冷的不管理人,拽得二五八万样,却瞬间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坐在他前排的我总是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还有别的年级的女生来班上看他,每天早晨一来便能看见他的桌上摆放着许多饮料,而他总是厌恶地将满桌的东西当垃圾般丢进角落里的垃圾桶,当然还包括那一大叠情书。

原本他是高官子弟,目空一切,而我是个平凡的女孩,只想认真读书。

我们之间似乎毫无交集可言,但自从那日的一道英文难题开始,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了。

他的理科成绩一向拔尖,拿下满分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在他面前唯一比较突出的也就算是英文了,那天他突然甩了道英文题在我面前时我有些诧异,不解地看着他,他却只是淡淡地说:“这题选什么?”看了眼题目,轻轻地用笔在上面写了个“C”,他又问:“为什么选C?”

后来,我和他就常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难题,我的数理化较弱,很多难题询问他都是看一眼便能解出,他对我的许多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耐烦的表情,每次都是淡淡地给我讲完后再丢出一道英文题问我。

也许这就叫做“等价交换”。

直到那一次,他拿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给我,我虽然疑惑却也帮他解答了,他却是淡淡地一笑:“你真聪明,做我女朋友吧。”他的表情就像是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话,那样平静而令人心动。

我就像回答一个问题般机械地答了个“好”。

之后,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我们的关系在一夜间传遍了整个学校,我瞬间成了女生心中的公敌,老师也单独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给予“爱的教育”,慕西却只是冷冷地说:“谈个恋爱而已嘛,不影响成绩的前提下老师你也就别瞎操心了。”说完就拉着我的手出去了。

那一刻我的心是甜蜜的,情窦初开的我也就铁了心要和他在一起。

为了他我在分科的时候选择了一向偏弱的理科,只因他的一句:我们一起上展锋。

为了这个承诺,我日夜努力着将我的理科成绩提高,可当我拿到展锋的录取通知书时换来的却是他一句:我爸已经为我办好了出国手续,他要我到美国留学,那是个很好的选择,我并没





有反对。

那我这三年来的努力为的是什么，只换来一句“不要等我”吗？

突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由耳边传来，惊了我的思绪，才发觉自己竟走到了马路中央，一辆黑色的车子迎面撞了过来，而我只是茫然地看着那辆车越开越近，也许一切都该结束了。

一阵尖锐的刹车声划破了这个喧嚣的城市，我的右腿还是被撞伤，跌倒在地，那阵阵刺痛让我变得清醒。

只见一名身穿黑衣的司机由车上下来，皱眉俯视着我：“要多少钱？”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一阵好笑，撞到人不是应该赔礼道歉吗，而他竟然只是问我要多少钱？

“五百够不够？”他从包里掏出几张鲜红的钞票就要递给我，我没有接，只是勉强着站起来，强忍着腿上的疼痛冷笑：“可耻的施舍。”没再看他，我一瘸一拐地离开马路，走回人行道。

再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可停在门口那辆黑色的宝马却异常耀眼，在月光的照耀下散发着闪亮的银光。

这车，看着这样眼熟？

“妈？”我低低地唤了声，只见身材微丰的妈妈满脸笑意地跑了出来：“漫漫，我的漫漫……”

对于她这样突如其来的兴奋我的疑惑扩散开来，正想询问因由，却发觉她身后出现了一个一身黑色西服打着领带的男人。我认得他了，就是之前开车撞了我还要给钱的那个司机，外面那辆车也是他的！

“乔漫小姐你好。”他温厚地笑着，脸上全然不见当初给钱时的鄙夷。

“你来做什么？”我充满敌意地问。

“漫漫，蒋先生帮妈把三十万全数还清了，没想到你认识这么有钱人啊。”

三十万全部还清？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位蒋先生，我不相信天上会平白无故掉馅饼，而他却冲我笑着，眼底有着怎么也掩盖不住的精光，直觉告诉我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乔漫小姐，能与您单独谈谈吗？”

那一刻，我的命运已经被改写。



第 2 章

潜规则,金钱与地位

三年后

“你真下贱,真没想到你会去当小三。你出了这种事完全是咎由自取罢了,活该!”

推门进来的沈佳美还没有看清楚病房内的情况,一句恶毒尖锐的话语便逼了过来。站在病床旁边的我淡淡地凝视着她那高挑的身影踱到病床边,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杜若,眼中甚是不能理解。

自从沈佳美交往七年的男朋友被小三抢走后,她对“小三”这个词就特别敏感,凡是见到小三她定然将她们骂了不下千百遍。如今杜若当小三的事被曝光在全校同学面前,沈佳美自然更是气愤。

就在上午,两个长相凶狠的男人不由分说地走进了教室,走到杜若面前便狠狠甩了她几个嘴巴子,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此刻突变的情况时,那两个男人就扯着她的头发往教室外拖。手无缚鸡之力的杜若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任他们拖着出去,那白皙嫩滑的脸蛋早已被打得红肿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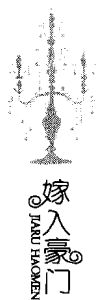
两个男人将杜若拽到一名贵妇面前,杜若在看见她时,一张脸顿时惨白而下。那贵妇却是冷冷地上下打量她:“你就是杜若?确实有那么点妩媚的风情,也难怪我们家振东会养了你。瞧瞧你身上穿的名牌,都是他买的吧?这么久了,在他那儿应该捞到不少好处了,该放手了吧?”她的声音很轻,却藏着浓烈的冷厉。

“要我和他分手,不可能!振东根本不爱你,他说过会和你离婚的……”杜若倔犟着说。

“死不悔改?给我打!”她一下令,两个男人便开始对她拳打脚踢,丝毫不留任何情面。

“离婚?你知道振东的公司怎么起家的?你知道他怎么才有如今的地位的?都是我在帮





他！离婚不过是他骗骗你们这样的小女生罢了，男人嘛，逢场作戏很正常，而我永远都会是他的正牌老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满是自信，然后望着四周围观的学生们，“你们都看好了，这就是你们展锋经济管理系的杜若，不要脸的学人做小三，被我老公包养一年。看她穿的用的，每一样都是出卖自己的肉体，破坏别人家庭得来的！”

说到这里，周围一阵窃窃私语。很快，校长及时赶到才没有让那两个男人继续对杜若下狠手，及时送往医院才得以将奄奄一息的杜若救回来。

杜若虚弱地靠在病床上，紧紧捏着手机不放，泪水一滴一滴地滚落。自她清醒以来，她就一直在拨打电话，可是始终没有接通，我猜想她是在等那个包养她的男人的电话，但是她何其傻，到如今还是看不透，若他的心中真有她，早就来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过会和他老婆离婚的！”她哀哀地哭出了声。

沈佳美愤愤不平地指着她：“真是执迷不悟，到如今你还在做白日梦！”

“有钱男人养小三，不过是为了跟随潮流的趋势，以彰显他们的身份。杜若，不要妄想得到更多，不可能的。”我淡淡地说着，而床上的杜若却仍旧沉浸在她的悲伤中。

我苦涩一笑，转身步出病房，手机却在此时响起。

手机里传来那温和的中年男音：“乔小姐，可以走了吗？”

“可以，我马上下来。”合上电话，闭上眼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走出医院，进入一辆黑色保时捷，绝尘而去。

在寂静无声的豪华别墅里我早早就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独自坐在桌前却没有动筷，只是听着空寂的厅堂中，时钟“滴答滴答”飞速而过的声音伴随着我过了几个小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立刻接起：“喂。”

“乔小姐，老板今晚不过来了。”是蒋先生的声音，而我听到这句话也暗暗松了口气。

“知道了。”合上电话，我紧绷的身子也松弛下来，走到客厅里的沙发上便软软地躺了下去。

当年的蒋先生花了三十万和我谈了笔交易，就是当他老板的情妇，对我的要求并不多，每周老板顶多去一次别墅，我一周只需要陪他一夜。

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是挣扎的，情妇，在我眼中是多么肮脏的字眼，如今却要我去做这份工作？但是想到家里背负的赌债，真的没有能力去偿还。

“乔小姐你放心，今后你的学费老板会一力为你承担，不只这样，每个月还会有丰厚的生活费进入你的账户。当然，若是你跟老板久，今后你的工作他也会给你安置好的。乔小姐，你要想清楚，这个机会不是任何女人都能得到的。”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只知道点头，然后与他签订了一纸契约。从那一刻开

始,我就成了所谓的“小三”。

也许我是幸运的,蒋先生给了我一幢豪华别墅的钥匙,他说我今后可以在里面住,而老板一星期顶多只会来一次。而后来我才知道蒋先生说的“一个星期来一次”只不过是保守的说法,我在这儿住了三年,见到他们老板的面不过十几次。

记得第一次见蒋先生口中的老板是住进来的一个月后,那时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门突然被人打开,我警戒地弹跳起来,望着一个三十来岁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他那淡漠的目光轻轻扫了我一眼,夜色般深黑的眼眸深处却似乎隐藏着寒冷入骨的寂寞。微挑的双眉又给他平添了几分不羁的风姿,只是无论寂寞还是不羁,都掩盖不了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与生俱来的尊贵气质。那时候我知道,他就是蒋先生口中的“老板”,却没想到会这么年轻。

我怯声喊了句:“老板。”

他没应声,只是径自上楼,我立刻尾随上去,看着他那伟岸的背影,我上楼脚都在发颤。进入卧室,他将外套脱了去,慵懒地靠在床上睇着站在门边手足无措的我问:“害怕?”

我咬着唇,不说话。

他又问:“几岁了?”

我生涩地开口:“十八。”

但见他眉头微微一拧:“过来。”

握着门把手突然没了气力,只能悄悄垂下,关好门,朝他走了去。

心中一直暗暗告诫:我是来做情妇的,不是来装圣女的。他是我的金主,若是我惹他不开心,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在他凌厉的眼神下,我在他身边坐下,将身上的衣服一点一点地全数褪去。他玩味地看着我片刻,起身将我揽入怀中,朝床上压去……

毫无预警的痛楚让我叫出了声,从没想过,原来第一次竟然这么痛。

他略带粗鲁的动作滞了滞,略带审视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问:“第一次?”

我咬着唇,努力克制着身体上的不适,强忍着即将涌出的泪水。

他不再说话,很快又开始律动,狂野的动作让我几度痛出了泪水,他却并没有停止,不断地对我索取着。

当我再次醒来,身边早已空空如也,我拥着被子,泪水无声无息的滑落,从来没有想过,我珍贵的第一次竟然就这样给了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男人。

这就是金钱交易吧,一个情妇没有资格去要那所谓的尊重。

我的尊严,早在决定选择情妇这个职业时已经被我弃之不顾了,这个世界很公平不是吗?等价交换,你给我钱,我给你身体。





那夜过后，他两个多月都没有再来过，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忧，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他打算和我解约呢？后来我才发觉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蒋先生说老板很忙，在公司过夜是很正常的事，况且他每日还有那么多应酬，自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这里。

听到这里我不免有些疑惑，他们老板到底是做什么的，直觉他非常有钱，否则也不可能对我如此大方。纵然有那么多的疑问，可我始终没有开口问，我只是个情妇，多言只会让自己吃亏。

况且，他是个大老板，金屋藏娇不可能只有我一个，想必是太多了应付不过来了吧。

不过，这样也好……

我单手撑着头拿着圆珠笔百无聊赖地在雪白的纸张上涂鸦着。如今的我对于上课已经没有什么大动力了，小时候要好好读书为的是将来找份好工作能够让家里的生活好过一点，直到遇见慕西我更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着，到如今我有一幢豪华别墅居住，每月定时有一大笔钱入账，将来的工作……蒋先生已经说过，老板对我很满意，会给我安排一个人人想要挤破头都挤不进去的工作。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如今我已经没有努力的目标，人也变得懒散了。当初那炙热的心好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冷血，原来人有了物质生活，没了追求，都会变得如此。

望了望身边那空空如也的位置，杜若仍旧在医院躺着，沈佳美整日就在口中念叨着杜若的种种不是，而班上的同学这几天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是杜若当小三的事，许多话都不堪入耳。

一阵轻扬的音乐响起，下课了，我与沈佳美一同步出教室。

“也不知道杜若什么时候能回来上课。”我与她走在学校那宽敞的林荫大道上。

“你觉得她还有脸回来吗？整个学校都知道她当小三的事了。”沈佳美轻哼着。

“当小三真的那么可耻吗？”我喃喃地问了一声。

“当小三还不可耻？去当第三者，破坏人家的家庭我最看不惯了，不只我，所有有家庭的女人都会讨厌的！”

“没有人天生愿意当小三的。”

我的话引得沈佳美一阵侧目：“乔漫，说的怎么好像你深有体会一样，难道你也当小三？”

我的脸色不由得僵了僵，尴尬地望着沈佳美，正想解释什么只闻她又开口了：“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去当小三的，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你与慕西的爱情可是我亲眼见证……”她的话语一顿，像是后悔提到了一个不该提的字眼，忙改口，“步入展锋，多少有钱的公子哥追你，但是你总是不屑一顾地走开，若一个女人要当小三可不会拒绝得这样干脆。而且你瞧瞧你这清纯可人的模样……就不是个当小三的料。”

看着沈佳美那肯定的表情，我在心中暗暗对她说：佳美，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干吗突然这样看着我？”沈佳美有些不知所措，忙握起我的手说，“是不是因为我提起了他？”

我别过头，不说话，继续朝前走着。

慕西，这个深深埋藏在我心中的名字已经三年没有人再提起过了，这个名字埋得真深，深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分手，难道……是因为你妈妈的赌债？嫌弃你家庭不好？”她沉默一会儿又说，“你和我说实话，那笔赌债是不是他帮你还的，就当做是你们的分手费？”

听着她那小心翼翼的问话我不禁笑了笑，沈佳美与我可说是自幼便在一起相处，我的事从来都没有瞒过她，除了被包养这件事。

“你已经问过很多遍了，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是的，那笔钱是他帮我还的。”因为我确实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那笔钱，只能将它推在慕西身上了。

“那个慕西……真他妈不是个东西！”沈佳美愤愤不平一句，而我对那个远在美国的慕西却是万分抱歉，对不起，强加了一些罪名在你身上。

天色突然由原本的骄阳似火转为乌云密布，狂风怒吼，一看就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兆，我与沈佳美不敢再往前走，只能躲在一处石廊前，看着那倾盆大雨瞬间倾泄而下。

漫天大雨将四周笼罩在一片迷雾中，幻若仙境，丝丝细雨伴随着风拍打在脸颊上，沁凉入骨。我与沈佳美站在廊下，都是静静地盯着雨，一句话也不说，气氛静谧却不会显得尴尬。

突然一把伞横在我面前，我侧头对上一张阳光般的笑脸，他说：“乔漫同学，需要伞吗？”

我淡淡地瞧了他一眼，立刻别过头，不说话。

顿时，气氛冷到了极点。

幸得沈佳美及时开口打趣着：“夏哲，这么大的雨，有了伞也会淋成落汤鸡的。”

他倒似恍然大悟般将伞收回，与我并肩站在廊下望着大雨纷飞，也免去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尴尬。

看着被狂风吹得四摆的树，枝头的叶被大雨打落在地，散发着一股夏日清凉的舒爽之气，我的思绪渐渐被拉远……

记得那年高中也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我与慕西都没有带伞，只能坐在教室里等雨停，班上有许多女生即使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仍旧会殷勤地将伞送到慕西手中，拒绝了一个却又来一个，





慕西的脸上即刻闪现出不耐烦的表情。他瞥了我一眼，只说：“我们走吧。”我望望外面的大雨，疑惑地问：“走哪儿去？”“本少爷要陪你一起淋雨回去。”

我失笑，却还是陪着他一起顶着倾盆大雨离开了学校，身上被雨水冲刷得有些发寒，但我却不觉得冷，因为这一路上他都牵着我，可笑的是我还觉得这样竟是该死的浪漫。

可是才出学校大门慕西的步伐就停住了，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一辆银白色的车内坐着一名雍容严肃的女人，她的目光正冰凉地瞅着我们看。正确的应该说是在看我。

“妈，你怎么来了？”慕西这一句话让我立刻将手从他掌心中抽出，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低垂下头。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语气虽然凌厉，但是气息中却透着浓郁的关怀，“还不快上车！”

慕西看了我一眼，我只是小声说：“快去吧。”

后来，他就这样随着他的妈妈走了，而我仍旧站在雨中低着头，清晰地感觉到他妈妈那刺眼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那是赤裸裸的审视与批判。

我感觉到了，她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我。

到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他妈妈的确不喜欢我，甚至是讨厌。

“乔漫，过些天有个招聘会，我们去试试吧。”沈佳美的声音伴随着点点雨声溜入耳中，没等我回话夏哲就接口：“这次的招聘会可是空前盛大哦，听说 MTE 国际也会来参加，这次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正好，我们都大四了，若能提早被签下就好去那先实习一年。”

“就你还想进 MTE。人家 MTE 根本不缺人，这次来学校招生名额只有一个，你以为你是 MTE 总裁他公子？”沈佳美白他一眼，凡是有夏哲在的地方定然能听见她嘲讽他的声音。见夏哲想反驳，她立刻截断，“就算你是 MTE 总裁他公子也未必能进去呢。”

夏哲那满脸的笑意顿时变得怒火冲天：“你在说笑话吧，MTE 总裁他公子都不能进，那谁还能进！”

沈佳美神秘一笑：“这你就不知道吧？MTE 总裁他根本就没有公子……啧啧，这点内幕消息都没有你还敢妄言想进 MTE。”

听着他们俩又开始掐架，我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对欢喜冤家。这个夏哲我初进展锋那时就认识了，他的个子高高，笑起来特别阳光帅气，很殷勤地帮我提那重重的行李箱。沈佳美在一旁就挺郁闷地说：“瞧你一大男人，怎么就帮乔漫提不帮我提呢！”夏哲特抱歉地一笑：“谁叫人乔漫是美女呢？”沈佳美一听就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美女了？”从那一刻开始，沈佳美和夏哲就像是八辈子的冤家，见面不吵架就稀奇了。凡是有他们俩在的地方定然一阵阵争吵声，而我就常常站在一旁当一个倾听者。

看着雨渐渐停息，而夏哲与沈佳美还在争吵着，我也不再打扰，径自离去。

几日后的招聘会我并没有到场，毕竟工作的事并不需要我担心。而杜若却在招聘会那天提前出院了，她也很想要一份工作。现在的她无法面对学校的白眼，更加急需钱……听说，那个男人与她分手了，那个男人给她的账户上的钱也全部冻结了。就这几日的观察来看，杜若恢复得很快，似乎已经从那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坐在学校的草地上，夕阳的微光映红了半边天，微风拂过我披肩的长发，几丝挡住了我的眼眸。双手撑在地上，仰望天际那绚丽的红光，一时竟出了神。

“乔美女，不要总是摆出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表情，在你身边坐着的杜若明显就是个妖妇嘛。”沈佳美的一句话换来杜若习以为常的冷哼，自与杜若认识开始，她便私下里称杜若为妖妇。

我一笑，杜若的身材一向曲线分明，凹凸有致，就是个衣架，那惹火的身材走在街上回头率可是百分之百。称她为“妖妇”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乔漫，招聘会那天你没去真是可惜了，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呀……好多大公司都在招人呢，我的简历可是撒网似的投了很多公司，希望他们能看中我，那我就能早日成为白领精英。”沈佳美满脸的期待。

“还白领精英呢，瞧你那男人婆的性子，穿起制服也不像个白领呀。”杜若逮着机会就还击。

我的手机却在此时突然响了起来，打开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疑惑地接起，只听那边传来一个柔美的女声：“您好，是乔漫小姐吗，这里是 MTE 公司。”

“MTE？”我惊讶地重复一声，同时对面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女人突然安静了下来，屏住呼吸，眼睛眨眨巴巴地瞅着我。

“是的，下周一上午九点请您来 MTE 公司接受面试。”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并没有向贵公司投简历呀。”我疑云顿生。

“不会有错的，上面确实是这样通知的，下周一请您务必来公司面试。”接着，里面就传来“嘟嘟”的声音。

“那电话是 MTE 公司打来的？”沈佳美激动地指着我的手机，我点头，她愈发激动地问，“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让我下周一九点去 MTE 面试。”我回答得十分平静。

“那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杜若问。

“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呢，招聘会那天我根本没有去，一个简历也没投，怎么可能接到 MTE 公司的面试电话。”

沈佳美一张快要抓狂的脸放大在我面前：“不是什么恶作剧，是我帮你投的，谁像你这么懒





连个简历都不肯投,我为了你的前途也帮你投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就能接到 MTE 的面试电话,而我却没有?手机没信号?不对啊,信号满满的呀……”

我和杜若无语地看着几乎快要疯狂的沈佳美,最后的答案只是无解。

MTE 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公司,用沈佳美的话来说就是里面根本不缺人,而像我们这样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他们更是不可能用,我能得到这个面试机会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为了准备我的面试,她硬拖着我到名牌专柜里买了件千元职业女装,随后又硬扯着我去做了个一次性卷发,当然,所有开销刷的是我的卡。

站在偌大的 MTE 公司楼下,我挣扎犹豫着是否该进去,工作会有人给我安排的,可我怎么还要去面试?可另一个声音却告诉我,你不能总靠男人来生活,若有朝一日他踢开了你,那是否意味着你将一无所有?

深深地吐纳一口气,我下定了决心,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了 MTE 公司。

MTE 公司内豪华得有些不可思议,乘着员工专用电梯直达二十五楼,“叮咚”一开门就看见外面坐着七八个人,或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雪亮,或身材惹火穿得性感妩媚,脸上的表情却是严肃的。

我在其中一个空位坐下,一名样貌高傲的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几岁了?”

“二十一。”

“二十一?”她眉头微蹙,又问,“请问以前在哪里高就?”

“我还是个大四的学生,并没有工作经验。”我的话还没落音就看见她激动地从凳子上弹起,不可思议地说,“你二十一,还是学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竟然能进 MTE 面试?你是潜进来的吧!”

这一句话引来周围正处于紧张状态的人皆调头看我,而我当然明白她口中所说的那个“潜”是什么意思,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却是压抑着怒火一字一句地冷道:“看来这位小姐你对潜规则蛮了解的,瞧你浑身上下暴露的,这是来面试,不是来应征情妇。”

她的脸猛然涨红,指着我正欲破口大骂,面试的门被打开,一个男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随后里面传来一声:下一个,乔漫。

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里面的气氛简直冷到极点,使得我呼吸都有些困难,眼睛不敢乱瞟,底气不足。

“乔漫,请介绍一下自己。”

一听,竟是英文,国际企业果真名不虚传。

幸好,英文是我的强项。

深呼吸一口气,找回自己当年在万人场地用英文演讲时的那份自信,正对上正中央的男人